



江桥头村：

水边的江桥头村

古桥依然在，
旧市声已远

□童鸿杰 文/摄

对一座村庄的认识需要空间。有的人通过潺湲的水流，有的人通过岸边的埠头，还有的人，通过那些古老的树木、桥梁，找到记忆中曾经的繁华景象。

今天我要说的村庄是北仑区小港街道的江桥头村，听到这个名字，你肯定就能想到，这座村庄位于江边，而且有座古桥。



鄞镇江桥



广济庵大门



广济庵外景

桥的全名叫鄞镇江桥，横跨在小浞江上。很早以前，它也被称为“银铁渡桥”“任铁渡桥”，和上游的金银渡桥一样，都是当年鄞县与镇海两地的界桥。

江桥最初的建造年代，已经无稽可考。能确认的是，民国二十二年，也就是1933年，在上海经商的鄞县、镇海籍商人出资重新建造，它是我国建造较早的仿欧式钢砼结构拱桥。现在，它也是北仑区的文物保护单位。

和小浞江上的很多古桥相似，鄞镇江桥也有五个桥洞。它的桥面走上去感觉有点陡，但侧面看弧度正好，尤其是春日在阳光下，远远望去，像一条彩带，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飘荡。这座桥的桥面两侧，有几何形图案的栏板，中间栏板的外侧刻有“鄞镇江桥”四个大字，落款是“癸酉夏月王禹襄”。王禹襄是谁？他是民国时期宁波著名的书法家、篆刻家和画家。早年游历南北，后定居上海，与吴昌硕等书画大家交游密切。他的书法成就很高，篆、隶、楷、行样样精通，这桥栏上的“鄞镇江桥”是楷书，秀雅清劲，很有意境。

江桥离我的老家不远，将小时候的记忆和现在的样子对比，感觉桥还是当初的模样，只是桥面和栏杆比以前更洁净。看得久了，感觉它就像一位穿着灰袍的僧人，静静地在空中垂手而立，见证着百年来的风雨。风雨过后，蓝天清澈，几朵棉花般的云朵，把桥下的春波映衬得更加青绿。

在桥边，我还看到两间平房，这是原来的凉亭旧址。凉亭里面有几块石碑，分别是《重修鄞镇江桥缘起》《重修鄞镇江桥徵信碑》和《乐善好施碑》，记载了这座桥重修的历史和捐助者的名字。它们静静地矗立在那里，等待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，去抚摸这些名字，去印刻这些记忆。

走过江桥，就到了江桥头村的主干道。当年，因为有通往宁波的航船在江边码头停靠，这里慢慢形成了市集。市集的固定日子，是农历每月的初一、初六，十一、十六，廿一、廿六，所以也叫“一六市”。这个市集，没人管理，也没人规划，想去摆摊，全凭谁去得早，谁的位置占得好。小时候，我曾经无数次来过这里。每次市集开始，石板路上真是热闹，各种货摊挤在一起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，满是生命的愉悦和烟火的味道。

更让人愉悦的是市集两边的店铺，有裁缝铺、剃头店、点心店、竹器店，还有诊所。印象最深的，当然是供销社。供销社有三间店面，外墙上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大字特别抢眼。店里面，透明的玻璃柜台又大又高，柜台里，锅碗瓢盆、砧板菜刀、毛巾肥皂，一一陈列。柜台上，摆放着高矮一致的玻璃瓶，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生姜糖、薄荷糖、茴香豆、葵花籽等小吃零食。那个时候，供销社还没有汽水和冰棒，能吃上一分钱一颗的糖，是我最大的奢望。

记得供销社里的酱菜也不少。什锦菜、萝卜干、酱黄瓜，那些酱菜大多色泽鲜亮，味道浓郁，吃起来脆嫩甜香。小时候，我经常去买大头菜，

没等母亲切开，就先拿在手里玩，拉开来像一条长龙。

供销社的墙边，摆放着很多腰鼓一样的坛子，里面装着酱油、米醋和老酒，坛口覆着厚厚的棉盖头。坛边放着几把竹制的量杯，容量有一斤的、半斤的，也有一两、二两的。你去零拷的时候，营业员会用量杯舀出你需要的斤两，再通过小小的漏斗灌入瓶中，并不需要额外称量。

供销社里打油的场面我最喜欢看。几只油乎乎的大油桶，桶上架着一种长条形带刻度的拉杆。大家拿着各种各样的玻璃瓶去拷油，营业员将瓶口对准拉杆的小出口，把拉杆升到顾客所需的斤两后，用力往下一按，油就会一滴不漏地流进瓶子里。

供销社的收款方式也很有趣。收银台设在一个高高的角落，收银台和营业员之间用几根铁丝连接。顾客选好东西，营业员开好票，把钱和票据一起夹在铁丝上的大铁夹里，然后用力往收银台掷去，只听铁夹子在头顶“嗖嗖”穿过，飞向收银台。有时，投掷的力气不足，大铁夹就停在中间，这时收银员就用竹竿加铁钩帮忙，夹子便又“嗖嗖”地动起来。一个个铁夹子在头顶飞来飞去，一桩桩皆大欢喜的交易便完成了。

春夏秋冬，日月如梭，曾经繁华的市集如今变得冷清，那些商铺也陆续关闭，只有市集旁边的庵堂，得到了扩建和翻新。

庵堂的名字叫“广济庵”，建于清代，距今已有好几百年。当年的庵堂很不起眼，小小的牌匾，矮矮的门框，黄色的墙壁上，刻着一排佛经里的字。我记得庵堂里，有一位身材瘦削的比丘尼，常常在缓缓扫地。后来才知道，她叫根空师太，出自名门，年少时入读上海的洋学堂，后在民国政界谋职，与何香凝等名人都是旧识。

如今，重建后的庵堂十分气派。五观堂、玉佛殿、大雄宝殿错落有致，烟火缭绕的大殿里，一尊尊佛像慈眉善目，它们微笑的神情，穿过千年的淡云薄雾。

走进庵堂的后院，我看到几棵高大的树木，其中一棵树上挂着一个鸟巢。我踮起脚尖，发现是个空巢，几根树枝、几片树叶，再加上一些泥土，

就是它全部的建筑材料。可就是这个世界上简单的居所，见证了一位看破红尘的老人，伴着青灯古佛，在江边小庵终老。

能够在江桥头终老，或许也是一种幸福。你看，不远处的小浞江，石头垒岸，岸上青草茵茵；水中的波浪，或大或小，或柔或狂。在春日暖阳的映照下，时而像红色的玫瑰，时而像白色的百合，时而像金色的稻谷，时而像绿色的秧苗。又或者，这奔腾不息的波浪，是穿越时空的音符，吹奏出春天的华章。

在和煦的春风里，我走出庵堂，走在并不漫长的石板路上，渴望遇见一个个熟悉的乡人，遇见一张张充满笑意的脸庞。可是，裁缝铺、点心店、竹器店、诊所，一家家大门紧闭，锁上满是锈迹。我无法打开这些古朴的门楣，推开这些精巧的木窗，唯有眼前的江桥，还是我最熟悉的模样。